公羊義疏

公羊義疏四十二　句容陳立卓人著

文十二年
盡十三年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

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疏通義云時先盛伯卒嗣子立踰年而被篡以其邑大鍾郕邦來奔故曰失地之君也按孔氏牽涉左傳爲說非何氏義果如左氏所記則太子不得守國當絕又據地奔魯魯當坐受邑盛伯當坐竊邑也何以經無貶文何以不名兄弟辭也注與郕子同義月者前爲魯所滅今來見歸尤當加意厚遇之疏注與郕子同義○僖二十年云郕子來朝是也彼傳云郕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彼注云郕魯之同姓故不忍言其絕賤明當尊遇之異於穀鄧也書者喜內見歸則此書來奔皆與郕子同當亦爲喜內見歸也繁露觀德云盛伯郜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爲其與我同姓兄弟也僖二十四年左傳管蔡郕霍云云文之昭也盛即郕也通義云兄弟辭者爲其來奔明當以恩禮接之是

也彼又云若其出奔他國雖兄弟之君亦名衞侯衎出奔齊是也此不獨與何異且與傳違傳明云失地之君而以衞侯衎爲比可謂儗不於倫矣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注不據爲難何以不名者以鄧子注已明故此不復言從省也○注月者至遇之○校勘記出尤云鄧本同閩監毛本尤誤猶○前爲魯所滅者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傳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是也言盛爲魯齊所共滅今又來奔尤當厚遇故書月見其與穀伯鄧侯都子皆書時異也按齊魯共伐盛盛降于齊則盛爲齊所滅蓋時猶如紀季屬爲附庸今復見滅來奔故書爵也杜云稱爵見公以諸侯禮迎之彼以盛伯爲太子故如此釋與此注加意厚遇之義似同而不同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注卒者許嫁疏包氏愼言云二月書庚子月之十二日○注卒者許嫁○舊疏云舊本皆無此注且理亦不須疑衍字按無者是也何氏於經有傳者皆不注經且傳明云許嫁矣注豈非贅設故僖九年伯姬卒亦無注也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

之喪治之疏以叔姬無所繫又書卒故知許嫁也與僖九年伯姬卒傳同詳見彼穀梁傳曰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顧氏棟高子叔姬卒論云左氏謂叔姬已嫁于杞被出而見絕以經文不繫杞而言絕也又因上有杞伯來朝與子叔姬卒相連憑空生出請絕叔姬而無絕昏遂以此叔姬為杞所絕之女而以成五年杞伯姬來歸八年今杞伯姬卒為杞之所請繼續為昏者揆之情事可謂大謬據士庶人家無絕一女而更請一女之理况何故然魯亦安肯許既如其意以次女續昏矣二十餘年又復見絕杞何不道乃爾五年來歸八年卒于母家九年請于杞而後來逆喪姊娣二人前後俱為杞所棄杞何強暴魯何孱弱至此此皆情理之必無者且既請絕叔姬則叔姬非復夫人可不為之服矣經又何以書其卒乎當以公穀許嫁之說為是許嫁不知何國與僖九年伯姬一例李氏廉更為之說曰已許嫁于杞杞伯來朝請絕而求其次夫叔姬方在母家杞又何從摘其短而預先請絕昏乎此皆以上下兩事牽合之病也杞伯自來朝魯叔姬自卒兩事本自風馬牛者作兩事自無此病若啖氏助劉氏敞呂氏大圭謂此傳當在成公八年而誤置於此亦覺費手春秋一經杞伯來朝多矣豈必皆有所為左傳謬說極多豈能必求其可通與其信傳而易置經文何如刪傳而使經文仍舊之為得乎按顧說是也而既出則非諸侯夫

人當入諸侯絕期內無爲爲之服宜其稱子何【注】据伯姬卒十六年鄫伯姬來歸不見其卒是也亦許嫁不稱子【疏】注据伯至稱子○卽僖九年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是也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注】不稱母妹而繫先君言子者遠別也禮男子不絕婦人之手婦人不絕男子之手【疏】注不稱至別也○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注同母姊妹通義云謹按殷人字積于仲周人字積于叔故文公之篇有子叔姬二而皆爲同母姊妹也詩曰齊侯之子東宮之妹明君之母妹貴有殊矣喉遺以稱子者爲公之女子子此似是而實非文公以四年娶而十二年女已及笄宣公以元年娶而五年女已適人其可得通乎按殷道親親故母弟母妹皆特異春秋從殷質故也○注禮男至之手○下男子毛本子誤人既夕記喪大記皆有此文喪大記注云君子重終爲其相褻既夕記注云備褻卽遠別之義喪大記絕作死

夏楚人圍巢【疏】杜云巢吳楚之閒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大事表云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北五里有古巢城爲巢國地水經注沔水篇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古巢國也湯伐桀桀奔南巢卽巢澤也尚書周有巢伯來朝春秋文

十二年范人圍巢巢羣舒國也一統志
居巢故城在廬州府巢縣東北五里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遂來聘（疏）左氏穀梁遂作術古遂術同部字禮記月令
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又學記術有序注
術當爲遂聲之誤也周禮萬二千五百家爲遂故水經注引
學記術有序作遂有序管子度地篇故百家爲里二十爲術
術音遂也毛詩疏引鄭志張逸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也答
曰兩詩或言說說者說其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
讀如遂事不諫之遂漢書五行志中之上秦伯使遂來聘正
用公羊傳文師古曰遂即左氏所謂西乞術也通義云即西乞
術也左氏曰術此曰遂古今字耳舊疏云左穀皆作術字經
亦有作術字者疑遂字誤按舊疏非是遂正字術借字古名
字相配秦西術字乞見僖三十三年左傳乞讀爲佗佗終也
竟也逸周書太子晉篇孔注遂終也廣雅遂竟也是遂與乞
義乃相比舊疏何
反以遂爲誤也

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疏）荀子大
略云春
秋賢繆公與
公羊義同
何賢乎繆公（注）据聘不足與大夫荊人來聘是

也【疏】注據聘至是也○見莊二十三年彼傳云荆何以稱人
始能聘也注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
修聘禮受正朔者當進之故使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荆
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蓋其不逮稱大夫亦是不壹而足之
義

以爲能變也【疏】荀子大略云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
繆公以爲能變也史記秦本紀繆公益厚
視孟明視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舟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
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自茅津渡河封
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中曰嗟士卒無譁余誓
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
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據左傳則此事在文三
年書序云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則
作在敗殽以後按以左氏事證之似當作於三帥還歸嚮師
而哭之時悔信杞子之言不用百里等之諫故有黃髮良士
之思截截諞言之悔也其實敗殽而後二年戰彭衙三年伐
晉七年戰令狐十年伐晉曷嘗真能悔過聖人因其有悔過
之心一滅之書一賢於春秋無非假以張義欲人之知變爾
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聖人採世之心也適義云此秦
伯康公也賢繆公而於康公與使有大夫者乎此始能修禮
來聘因其可與而與之又以明善善及子孫也按下十八年
秦伯罃卒注秦穆公也則何氏不以此爲康公事孔氏
所云非何義孔氏往往乖涉左氏說公羊此類是也

其爲

能變奈何惟諓諓善竫言〔注〕諓諓淺薄之貌竫猶撰也〔疏〕此下
者秦誓語引以證繆公能變之事○注諓諓淺薄之貌○惠
氏棟公羊古義云此述秦誓之辭而字多異然反覆按之與
尚書無大抵牾蓋今古文之殊耳說文引書曰戔戔巧言李
尋傳云昔秦繆公說諓諓之言佞佞之勇王逸楚辭章句
引書云諓諓靖言靖與竫同釋文尚書作截截淺薄貌也賈
逵注外傳云巧言也按諓戔同䛐亦同部得通書釋文引
馬注辭語截削省要也與淺薄亦近惟此以貌言諸家或就
辭言耳說文言部諓善言也段氏注云古文秦誓截截善諞
言諞字下引之今文秦誓戔戔戈部戔字下引之釋云巧言
也公羊傳劉向九歎李尋傳皆作諓諓王逸注楚辭引尚書
作諓諓靖言皆今文尚書也諸家作諓諓許作戔者同一今
文而有與本如同一古文而馬作偏許作諞不同也按許以
諓為善言或別一義不必牽以說書與此傳○注竫猶撰也
○釋文竫本或作諞皮勉反又必淺反本作譔七全反又仕
勉反公羊問答云此如論語與乎三子者之僎鄭注僎讀曰
詮詮云言善也祭統論譔其先祖之美疏言子孫為銘論說
撰錄其先祖道德善事按撰通作譔又作僎即其證讀書叢
錄云竫古通作靖字爾雅釋詁竫治也治與撰義相近尚書
秦誓惟截截善諞言說文諞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截
截善諞言又引周書戔戔巧言皆非公羊義釋文本或作諞

是後人依尚書改之段氏諓字下注云戔下既引戔矣而諓下又云善言者此又用王逸所據諓諓靖言之本也善言釋靖言何曰靖猶撰也撰同譔譔言善言也廣雅釋訓諓諓善也賈逵外傳注諓諓巧言也韋昭注巧辨之言然則此善言者謂善為言辭者不同詁下之善言也按靖撰同部字撰譔皆从巽得聲與編亦同部古耕青間有與眞臻等部通段撰各故書作諞此作鄭義皆相近作撰者巧言之人惡[illegible][illegible]撰易以動人如杞子使人告諸秦曰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等詞是也巧言者無不諓薄故以諓諓狀其貌

俾君子易怠〔注〕俾使也易怠猶輕情也

〔疏〕注俾使也○詩邶風綠衣云俾無訧兮傳俾使也又日月云俾也可忘箋云俾使也說文人部俾益也一曰俾門侍人故引申之爲使義○注易忘猶輕情也○九經古義云書怠作辭猶文辭作辝从台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與公羊傳合此以輕詁易以情詁怠也襄四年左傳貴貨易上注易猶輕也皆語注同禮記樂記云易慢之心入之矣注易輕易也又祭義云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易怠猶慢易也故檀弓云吉事雖止不怠少儀怠則張而相之注兆云怠情也也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易讀如素問解㑊之㑊舊疏云言使此君子易為輕情非是何意謂諓諓諞言之人能使君子輕情也秦繆一聞杞子之言即輕師遠襲是其故也輕情釋文作輕隋

而況乎我多有之〔疏〕書況

作皇公羊古義云依字常作兄兄滋也無逸云無皇曰又曰則皇自敬德漢石經無逸皆作兄兄詩桑柔倉兄塡兮召旻職兄斯引義皆作況通義云書云我皇多有之此以況訓皇穆天子蕢竹之詩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甫刑大傳曰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鄭司農注皇猶況也故無逸則皇自敬德王肅本作況而熹平石經又作兄大雅倉兄其義亦猶倉皇況之爲兄古文也皇之言況古訓也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書大傳皇於折獄乎此段皇爲別況字也公羊傳而況乎我多有之此段況爲皇暇字也皇與況互相段借而況乎我多有之猶言而何暇我多有之也孔傳皇訓大非按段說非是此言而況乎我多有之卽以況爲別況字謂此諓諓竫言之人實足使君子輕惰別況我多有之我對君子也君子尙爲所惑而況乎我多有之者謂杞子逢孫也楚穀碑況作兄皆于書皆以兄爲況漢尹翁歸字子兄注兄讀爲況故況兄皇皆通唐石經況字缺

惟一介斷斷焉

疏 九經古義云焉與夷同見周禮行夫注夷聲近猶故尙書作猗說文斤部斷斬截也从斤𢇍𢇍古文絕又曰㫁古文斷从㔾㔾古文叀字周書曰㫁㫁猗無他技猶大學作兮兮焉猗皆語辭按斷从叀故何氏以專一釋斷斷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無他技

注 一介猶一槩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

害也已【疏】釋文他作佗技古義云技與伎同尚書或作技○注一介猶一槩○釋文一介古拜反尚書音古賀反則陸氏所見尚書作一个與大學同校勘記引惠棟云古無个字作一介為是漢書孔光傳援納斷斷之介注介謂一介之人正用周書語介槩疊韻為訓技禮記釋文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昭四年左傳使寘饋于个而退文選運命論注作寘饋于介而退御覽引周書明堂位左為左介右為右介即月令之左个右个也左傳稱一介行李是偏剛之義杜注昭四年云个東西廂亦偏室之義也蓋古以一个作一枚解者止作箇何訓一槩亦不作一个解馬書本作界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何當與同○注斷斷猶專一也○禮記大學注斷斷誠一之貌也後漢書卓茂傳斷斷專一也漢書孔光傳斷斷專一之貌並與何同專一即鄭氏之誠一也史記魯世家云斷斷如也索隱斷斷是專一之義廣雅釋訓斷誠也○注他技至端也○釋文奇其宜反本又作猗同鬼谷子捭闔篇校其技巧短長注技巧謂百工之役禮記大學無他技注他技異端之技也莊子在宥云是相于技也注技不端也不端即異端也秦誓釋文技本又作伎法言問道篇或問道曰道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與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君子正而不他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宋咸注他異端也諸子異端若能自通於聖人之道亦可也皇侃論語疏以異

端爲諸子百家之書謂與聖經大道異者也按何以異端連奇巧言則不必如皇說猶孟子言小有才者爾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邢疏異端諸子百家之言非也楊墨之屬行於戰國春秋時未有攻之者也戴東原說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言業精於專兼攻兩頭則爲害耳愚按相如封禪文然無異端大學他技注異端之技也孟子王之所大欲注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故發異端以問古人凡用異端者皆如此此解任昉王文憲集序攻乎異端歸之正義亦謂博學反約之意按孔氏此解尤與何氏說斷斷爲專一者相發明○注孔子至也已○見論語爲政篇何氏集解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意亦指楊墨等說後漢書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以爲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氏曰攻乎異端其斯害也已此以古文家無師傳爲異端也皆與何氏異

心休休注休休美大貌疏注休休美大貌○爾雅釋詁云休美也易大有順天休命文選注引鄭注休美也鄭注書云休休寬容貌又書疏引王肅云休休好善之貌能有容注能含容賢者

逆耳之言疏公羊古義云尙書曰如有容古如字作而讀爲能能讀曰如詩民勞云柔遠能邇箋云能猶伽也伽當作如如其意也按能猶而詩衞風芄蘭能不我知謂而不我知也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

是能與而同而猶如也易明夷傳用晦而明虞注而如也詩
小雅都人士云垂帶而厲箋云而厲如鞶厲也是輾轉相通
尚書禮記之如有容即此之能有容也○注能含至之言○
此爲繆公悔不聽蹇叔等言而作誓故注以能容爲容遂耳
之言孔傳謂樂善其如是則
能有所容雖通而義未切

是難也（注）是難行也秦繆公自
傷前不能用百里子蹇叔子之言感而自變悔遂霸西戎故
因其能聘中國善而與之使有大夫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
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此之謂也（疏）注是
行也○言休休有容不易行也此繆公能悔而悟方知其難
○注秦繆至西戎○史記秦本紀云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
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
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二十七年秦
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
公過賀繆公以金鼓是其悔過霸西戎事也新序五云故書
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
國也說苑尊賢云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
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漢書淮陽憲王欽傳春秋之義大能
變改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已以承

上然後免於咎也李尋傳昔秦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霸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息夫躬傳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自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後遂以霸○注故因至大夫○所謂因其可與而與之也按秦見春秋始僖十五年戰于韓書爵見偏戰獲人君當坐絕中國也而未能用周禮擯之不足責之數再衛秦師於僖二十八年為其從伯者擯楚者師以錄功禍發至上十年皆狄之書秦上九年來歸襚始與爵為禮又兼之非禮故於此年來聘修好尊王無可議譏故特書伯善而與之也○注子貢至謂也○見論語子張篇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戊午月之六日杜云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大事表云今蒲州府治永濟縣東南五里有蒲坂故城又云水經云河水南至華陰潼關渭水自西來會之蓋河水自此折而東故謂之河曲即蒲坂也今蒲坂故城在永濟東南又云河西在今陝西同州府及華州之境秦初起岐雍未能以河為界晉強遂跨河西而滅西虢兼舊鄭以汾澮為河東故以華陰為河西自夷吾請割河外列城外東盡虢略河外即河之西虢略故虢國地即今閿鄉靈寶在河之東背約不與戰韓見獲僖十五年十一月秦歸

晉侯始征晉河東而河外五城不必言矣十七年晉太子圉爲質于秦秦復歸河東而河西五城終爲秦有自是秦地東至河秦在河西晉在河東判然兩戒矣方輿紀要河西經同州朝邑縣東又南經華陰縣東北東岸爲蒲州城西又南經雷首山西乃折而東其地謂之河曲服虔曰河曲晉地見史記注續漢志河東郡蒲坂有雷首山劉昭注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山馬融曰在蒲坂華陰之北河曲之中是河曲在蒲坂矣江氏永曰河南流至華陽曲而東流在今蒲州府永濟縣境

此偏戰也何以言師敗績敵也【疏】與上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傳同注云俱無勝負通義云左氏所謂交綏是也先晉人者此亦秦伐晉見晉爲主也不言及者秦晉之爭亟矣是役以後乃少甯居將於是總校其功罪以晉及秦及秦則晉未有罪以秦及晉則與秦征之故變文以見二國均罪焉爾董仲舒曰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眾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所害重也問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尙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尙痛之況殺民乎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

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世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曰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文不足以來遠不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君之所以同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此見繁露竹林篇

水地注以水地者謂以水曲折起地遠近所在也据戰于泜不言曲疏注据戰至言曲見僖二十二年○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注河曲流以据地明故可以曲地因以起二國之君數與兵相伐戰無已時故不言及不別曲直而地以河曲明兩曲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爾雅釋水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注引公羊傳曰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也疏云此注以疏爲流引加一直字誤也按郭氏所據公羊不與何本同何本作疏不作流也又云按此是流字鄂本唐石經作疏乃譌字耳邢昺所據巳譌按校勘語是也注疏均不爲疏字爲解知當是流謂河至此而曲流也公羊問答云河千里而一曲何所據曰此見之於河圖緯象河流九曲河導昆侖山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二曲也北河千里至積石山三曲也千里入隴首抵龍門四曲也南流千里至龍首至卷重山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閼流山六曲也東流至洛會七曲也

東至大伾八曲也北至洚水千里至大陸九曲也按爾雅釋水云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釋文引李巡云水勢小曲乃大直也故曰小曲水陰節每一曲一直通無極也故曰千里一曲一直漢志太原郡陽曲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然陽曲去河曲遠當如杜以為在蒲坂縣南首是○注河曲至曲也○校勘記出曲流云閩監毛本同郭本流作疏按作疏者誤通義云舉河曲者猶言濟西河陽皆大之之詞也師之所遽掬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況乃干戈相尋綿十三載攸雜戰不出均向舉疏者地之用是見伏尸流血千里之內舉遭離之嗜一國之罪均矣殺梁傳曰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注夫戰必有曲直以一人主之二國戰鬭數曲直不可得詳故略之不言晉人及秦人戰俞氏樾云按爾雅釋水注引此文作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也阮氏因謂疏字誤其貫非也此二句正答上文曷為以水地之間蓋謂河曲疏閒千里而始一曲非十里百里閒所在皆有者故得舉以曰其地也若作流字於義全失矣郭璞所引以意增改非公羊原文解詁曰河曲疏句以據地明句故可以曲地句其說甚為明了而疏字各本均誤作流於是傳義愈晦矣校勘記曰鄂本流作疏當據以討正郝氏懿行爾雅義疏謂郭注兼引解詁文則亦為誤本所惑耳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運〈注〉書帥師者刺魯微弱臣下不可使

邑久不修不敢徒行興師厲衆然後敢賊之言及者别君邑

臣邑也（疏）釋文運二傳作鄆後皆爾按運鄆皆從軍聲通此作運者叚借字也杜云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彼釋文云本又作鄆音同廣韻二十三問鄆邑名又州名魯太昊之後風姓禹貢兗州之域即魯之附庸須句國也秦爲薛郡地漢爲東平國武帝爲大河郡隋爲鄆州按魯有東西鄆東鄆在東平州者西鄆也水經注瓠子河篇瓠河又東逕鄆城縣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公自沙隨還待于鄆京相璠曰公羊作運字今東郡廩丘縣東八十里有故運城即此城也按成四年城運昭二十六年公至自會居于運二十五年齊侯取運二十七年兩書公至自齊居于運元十九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運又運潰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圍運十年齊人歸運田皆是此年所城為東運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東南逕東莞縣故城西與小沂水合孟康曰邑故鄆邑左氏傳莒魯爭鄆為日久矣今城北鄆亭是也京相璠曰琅邪姑幕邑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世變其字非也郡國志東莞有鄆亭今在團城東北四十里齊乘郡邑篇沂水縣本莒魯所爭之鄆邑十三州記曰魯昭公所居爲西鄆在東平莒魯所爭爲東鄆在此大事表云在今沂州府沂水縣治東北四十里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員亭地理志東莞下云術水南至下邳入泗孟康曰故鄆邑今鄆亭是

也齊氏召南云魯地名鄆者有二此年季孫所城東鄆也與莒分界今沂水縣北之團城是成四年所城鄆以備晉及昭公所居此西鄆也今鄆城縣東有故城按此及成九年楚人入運襄十二年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昭元年取運皆在沂水者蓋是時屬魯故季孫城之不知何年入于莒直至昭元年取之復屬魯也地理志琅邪郡諸下云師古曰春秋城諸及鄆者山東通志諸邑在青州府諸城縣西南三十里石屋山東北濰河之南鄆亭城在沂水縣東北四十里○注書帥至城之○校勘記出書帥師云鄂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書帥至城之此本及閩本書誤帥今訂正監毛本改言帥師者非晉疏云如此注者正見隱七年城中丘之屬皆不言帥師故也按臣下不可使者即上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內戍奔莒傳云不至復者不可使往也是也蓋臣下不可使微弱特甚故穀梁傳曰稱帥師言有難也或此為莒魯所爭因畏莒故不敢徒行與○注言及言至邑也○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注諸君邑防臣邑言及別君臣之義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矣又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傳云不以私邑累公邑也注公邑君邑私邑臣邑也累次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公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是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注）不書葬者盈爲晉文諱也晉文雖霸彊會人孤以尊天子自補有餘故復盈爲諱（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壬午月之二日○注不書至爲諱○校勘記出會人孤云鄂本會字上有彊字此脫按僖二十八年注云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有彊字是也舊疏云盈者相接足之辭晉文於僖二十八年之時此朔之父陳侯款夏六月卒至冬未葬而晉文會諸侯于溫經有陳子是彊會人孤令失子行亦是文公恥之是以春秋遂卒竟不書款葬深爲晉文諱也今若款子朔書葬則文公之惡還見是以此處須去朔之葬使若陳國之君例不書葬然故言盈爲晉文諱按文公恥之者彼注云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故深爲恥之是也通義云不言葬陳共公者與慈父同義

邾婁子蘧篨卒（疏）左氏作蘧蒢按說文艸部蘧蘧麥也又蒢黃蒢職也是二物竹部籧篨粗竹席也篨籧篨也籧篨作一物解知邾婁子名當作籧篨桓六年左傳所云取於物爲假是也通義云邾婁文公也前用鄫子于社失德重卒當貶去日知不蒙上日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注）公子遂所致（疏）校勘記出至秋七月云唐石經鄂本

皆作至于秋此脫○注公子遂所致○五行志中之上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曹伯杞伯滕子來朝郕伯來奔秦伯使遂來聘季孫行父城諸及鄆二年之間五國趨之內城二邑坑陽失衆一日不雨而五穀皆熟異也文公時大夫始顓盟會公孫敖會晉侯又會諸侯于乖離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日不雨近常陰之罰君弱也按施不由上出及君弱諸義皆同惟何氏專以為公子遂之應爾

世室屋壞（疏）左氏穀梁作大室公羊古義云世室二傳作大室賈逵服虔等皆以為太廟之上屋禮說曰清廟之制如明堂明堂五室故清廟五寢中央曰大室亦曰大寢大室屋壞者室中重屋明堂位所謂復廟重檐天子之廟室洛詁王入大室裸是也孔穎達曰左傳不辨此是何公之廟而經謂之大室則此室之最大者故知是周公之廟非魯公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世室非一君不宜專禍伯禽陳按公羊皆以世為大如衛太叔儀為世叔儀宋樂大心為樂世心又推而廣之如鄭大夫子大叔論語作世叔天子之子稱大子春秋傳云會世子于首止諸侯之子稱世子而晉有大子申生鄭有大子華春秋經齊世子光左傳云大子光明世與大同義世室猶大室也原注樊穀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云傳不修大室春秋作議又樊數修華岳廟碑云世室不修春秋作議二碑同時所立或作世

知字本通也按禮記曲禮下云不敢與世子同名注世或爲大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曰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又穀梁公羊經曰世室按今本穀梁亦同左氏作大室猶世也又或劉子政等所據穀梁作世室與范本不同耳然范注云世世有是室故言世室疑穀梁傳作世室猶世室也故范以世世有其室解之謂經之世室猶言世世室也范注即釋傳之世室也壞者說文土部壞敗也籀文作敷又攴部敷毀也是壞敷義同釋文引字林云壞自敗也敷毀反則漢以後始生分別也此云世室屋壞即自敗之壞史記秦本紀墮壞城郭則人壞之壞也皆作壞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注〕魯公周公子伯禽〔疏〕杜以爲大廟之室以左傳不別此爲何公之廟故以爲大廟不知古世與大通左氏之大室即公羊之世室也彼疏引賈服等皆以爲大廟之室者非穀梁傳曰猶世室也下即曰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是亦以此爲伯禽之廟按以五行志所引穀梁考之似伯禽曰大室語亦當作世室○注魯公至伯禽○魯世家云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爲魯公明堂位魯公伯禽也

周公稱太廟〔疏〕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注引此傳文按僖八年禘于大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論語八佾云子入大廟皆周公廟也

魯公稱世室〔疏〕舊疏云即此經是也通義云禮諸侯五廟

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魯以周公爲太祖而伯禽爲始封之君亦不容毁故別爲世室魯多殷禮是亦法殷人六廟之意也孔疏引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不毁則稱世室世室非一君廟名若是伯禽之廟則宜舉其號謚按魯雖有二世室武世室係魯之僭禮蓋世室本伯禽廟本稱後有武公其子孫因即留與伯禽世室對舉魯人夸張以象文武二祧不可爲典要也且明堂位亦多誕附

羣公稱宫（注）少差異其下者所以上尊周公（疏）傳疏云即武宫煬宫之屬是也穀梁傳亦云羣公曰宫注爾雅曰宫謂之室室謂之宫然則其實一也蓋尊伯禽而異其名○注少差至周公○校勘記出上尊云鄂本同閩監毛本上作尚按尚上通舊疏云廟者尊卑達名鬼神所居之稱今此稱異其名知上尊周公故也

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毁也（注）魯公始封之君故不毁也（疏）禮記明堂位注世室者不毁之名也按周禮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注世室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用白牡此用天子之禮然則周公太廟既仿周人明堂之制魯公世室仿夏世室之制故明堂位多首列魯制而以天子之制擬之如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之屬則彼所謂文世室武世室者指周文武廟而言言魯之魯公廟

武公廟即周之文世室武世室爾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祭法注云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明堂與世室同故文武廟亦稱世室世世不毀故亦曰祧此傳云世室猶世室也言此之世室猶周之世室也魯惟魯公之廟稱世室武廟則稱武宮見成六年並無世室稱也○注魯公至毀也○魯世家云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又云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是魯公爲魯始封君也按魯有周公廟伯禽廟世世不毀又有文王廟姜嫄廟所謂特廟也并四親廟而八禘祫時或不及特廟尊不就卑與

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注〕据魯公始封也〔疏〕此難不以魯公爲太廟之故又周公未嘗就封何以稱太廟

封魯公以爲周公也〔注〕爲周公故語在下〔疏〕止以周公爲始封祖故僖廿四年富辰數魯衞等同爲文昭知以周公爲正也

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注〕始受封時拜于文王廟也尙書曰用命賞于祖是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疏〕校勘記出魯拜其後云唐石經鄂本作魯公拜乎後此脫禮記明堂位正義引有○注始受至廟也○書洛誥云戊辰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祭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

冊逸誥孔傳王爲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又云太室清廟毛詩大雅序清廟祀文王也是始受封于文王廟也故禮記祭統亦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是漢書王莽傳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師古曰謂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然則爵須王曰叔父五何蓋其誥辭也如者左傳定四年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睥之虛與命以康誥而封於般墟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同今惟康誥存則伯禽與唐誥告必是當時篇名猶君才伯間之類或爲伯禽之誥也當即史逸所祝之冊祭統又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而史由君右執筴命之注一獻一酳尸也此諸侯命其臣之禮王命諸侯禮亦宜然周封爵公則在烝祭新邑之時特加文武各騂牛一尊周公也故孔傳云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按所告當在明堂無親至文武廟事故言太室祼太室即明堂之中央太室亦曰太廟因其制同而大享帝以文武配在此故也詩疏引鄭志答張逸引洛誥王入太室祼一條言周公于洛邑建明堂宗廟王寢皆爲天子制故明堂位一日文王廟大戴禮明堂篇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蓋宗祀文王于明堂故得統稱爲故詩清廟序云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爲是其事也亦謂之文祖洛誥乃單文祖德詩疏引鄭注云乃盡明堂之德是也○注尚書至是也○書甘

誓文按彼謂還主天子親征載以行者有功則賞之主前與此微異引之者證以賞必皆于祖前也故祭統載孔悝鼎銘亦曰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云云也諸侯命大夫於尸食已畢祭事方了復行一獻命之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特假于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向蓋錫茅胙土非比尋常爵賞卿大夫以下也○注父子至公也○禮記明堂位云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注同之於周尊之也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也通義云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書曰王命周公後作冊佚誥是其事也命周公後言命魯公以為周公之後

曰生以養周公注生以魯國供養周公疏周禮太宰云五曰生以馭其福注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者有以養之成王封伯禽於魯曰生以養周公是也○注生以至周公○此養讀如孟子以天下養之養萬章篇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注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伯禽諸侯故以魯公供養也

死以為周公主注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為祭祀主加曰者成王始受其茅土之辭禮記明堂位曰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為有王功故半天子也疏周禮注引主作後彼疏云彼云主此

云後不同者鄭以義言之按主後古音同部義亦可通後如禮喪服爲人後者之後通之典引馬注受人宗廟之重明受宗廟之重者稱後也故喪服不杖期章有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亦謂持重者故何氏謂以昏子公爲祭祀主也主亦如不杖期章之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之主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故繼公云祭主者夫若子若孫也賈疏無主有二謂喪主祭主喪有無後無無主者若當家無喪主或取五服親又無則取東西家若無則里尹主之故以祭主爲重也○注加曰至之辭○校勘記引浦鏜云受當授字誤舊疏云郎周書作洛篇曰封人社壝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社之封孔氏云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其王者覆四方者是其茅土之文耳按白虎通社稷篇亦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也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爲封社明謹敬潔清也初學記引漢舊事曰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封諸侯者取其方面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方色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授茅土是漢時猶此制也此曰如詩魯頌閟宮篇王曰叔父之曰箋云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爲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爲周公

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為我周家之輔蓋皆左傳所謂命以伯禽冊屮誥○注禮記至予也○鄭彼注云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引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按天子方千里開之得積數一百萬里魯方七百里開之得積數四十九萬里是半天子也以為有王功者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故也故又云成王以周公為有大勳勞於天下

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

疏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主字涉上文為周公主而衍按上文云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封魯公以為周公兼生養死祭言之非專指為祭主一事也且為周公主為字讀平聲封魯公以為周公為字讀去聲並見釋文此又封魯公以為周公是復述上文之辭若於為周公下加一主字則謬以千里矣自唐石經始衍主字而各本遂沿其誤定四年左傳正義引此無主字按王氏說主是也下注云据為周公者可證

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

注据為周公者謂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周公不

之魯則不得供養爲主〔疏〕注據爲至爲主○上傳云封魯公以爲周公以答不之魯故此復據爲周公者謂生養死祭以難不之魯也言既供養爲主何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注〕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疏〕白虎通封公侯云周公不之魯何爲周公繼武王之業也春秋傳曰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漢書注引向書大傳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于周也史記魯世家周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通義云魯世家述金縢之言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是周公之心也其不之魯亦猶是心也○注周公至至大○詩周南召南譜云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謂周公也漢書古今人表列周公上上故云周公聖人也祭統云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又云所以明周公之德是其德重功大也○注東征至國怨○僖四年傳語荀子王制篇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後漢書班固奏記亦有是語○注嫌之至周室○正以孟

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
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
歌舜舜崩禹避舜之子于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
不從堯之子而從舜故周公恐之魯則天下迴心趣鄉之也
孔氏廣森集本書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周公老
于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王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
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又云故周公封于魯身未嘗
居魯也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禮
周公也上注嫌周公不之魯無以供養爲主故此
注云使遥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故無妨不之魯也 魯祭周公
何以爲牲注據廟異也周公用白牲注白牲殷牲也周公死
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之文當
以夏辟嫌也疏校勘記出用白牲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
經鄂本作白牡當據正此本注中亦作牡不
誤史記三王世家云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犅之牲
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禮記明堂位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太
廟牲用白牡詩魯頌閟宮云白牡騂剛傳白牡周公牲也劉
氏逢祿解詁箋云禮郊特牲曰諸侯之祭以白牡諸侯之僭
禮也魯祭周公以白牡蓋亦昉於僖公非禮也春秋不譏者
從郊禘嘗正之矣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

不足而僞於百里明堂位所記蓋荀卿之徒據其後僞陳之非經誼也僞之王禮僭自僖公魯頌所爲著莊公之子也其稱成王所錫魯公所受曰山川土田附庸而已不聞以天子禮樂也晉文請隧襄王曰王章也焉有成王而以非禮康周公歟按劉說非是按史記世家云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故明堂位祭統書大傳等並有魯用天子禮樂之語烏得以郊特牲一語盡反諸家之說魯非僭悍之國信亦非跋扈主焉敢僭用王禮晉文伯主用隧猶須請于襄王而謂魯敢自爲郊禘乎襄王以王章阻晉獨不能以王章罪魯乎詩之所詠略舉數端詩所不及不得遽謂禮之所無況詩明云白牡騂剛矣諸侯自僭可云非禮成王康之則有所受何得仍責非禮郊特牲所記或別閟諸侯亦有攷用白牡者爾○注白牡者殷牲也○禮記明堂位注白牡者牲也又檀弓云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繫牢郊事對云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牲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騂櫝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毋便以用白爲貴純似與何氏所據異又春秋下宜脫牲字郊特牲日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諸侯之僭禮也注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然則魯以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故以殷之白牡亦惟文王周公廟用之若用於他廟亦爲僭其列國諸侯惟二王後得用其先世所尚之色之牲幣以祀其先祖如宋祭殷先王亦得用白

牲也郊特牲云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注日月畫於旂上素車殷禮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是也○注周公至同也○白虎通崩薨篇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繁露郊事對云臣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曰周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牲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則此云謙不敢與文武同者謂不敢用赤牲也魯世家云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論衡感類云開匱得書覺寤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漢書梅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變是周公死有王禮也蓋今文尚書皆以金縢風雷之變在周公沒後故儒林傳谷永上疏亦云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得正後漢書注引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乃成王寤金縢之策故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焉○注不以至嫌也○校勘記出謙改周之文謂本謙作嫌

此誤明堂位云夏后氏牲尚黑是夏黑牡也㑹疏云正朔三而改改天正十一月者當以十三月爲正若用黑牲則周公有繼周之嫌故通之也

魯公用騂犅〔注〕騂犅赤脊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脊爲差〔疏〕注騂犅至牲也○經義述聞云疏曰正以山脊曰岡故知騂犅爲赤脊矣引之謹案牛有赤色謂之騂犅則自脊以外非純赤色也魯頌閟宮篇享以騂犧傳曰騂赤犧純也箋曰赤牛純色今牲脊毛赤而餘則否豈純色之謂乎且無以異於羣公之不純色矣明堂位曰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若以騂剛爲赤脊則是夏牲尚黑殷牲尚白全體之毛色皆然而周之尚赤獨爲脊赤而非全體皆赤之牲無是理也當從說文訓犅爲特牛特牛牡牛也騂犅猶言騂牡耳小雅信南山曰祭以清酒從以騂牡吳氏經說云疏山脊曰岡故知騂犅赤脊釋文云犅詩作剛漢書五行志注云鬣領上鬣也楚辭守志覽高岡兮嶢嶢注云山嶺曰岡嶺俗傾字然則剛領同義山禮豕曰剛鬣亦謂豕肥則脊上毛長也剛叚借字古止作岡騂剛爲赤脊信矣大于騂犧純赤諸侯騂犅但脊上毛赤以是別尊卑之等故注云從周制以脊爲差說文犅特牛也不若何說之的拔王氏之說辨矣然則堂位所記皆魯禮魯兼用四代禮樂冕兩之雅純周則止騂犅耳不得据以用雖不然則犅字从岡其義何取乎注解公至爲差○案謂郊

事云魯郊用純騂剛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按郊用騂犢魯公廟用騂犅不同魯公廟不用天子禮樂故不嫌用亦牲也從周制以脊為差者謂從周制用騂但以脊為差別耳禮記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注祭先君也端當為冕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正義按明堂位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熊氏云此謂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祭羣公以下則亦元冕故公羊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是魯公以下與周公異也二王之後祭其先王亦是用其先代之服二王之後不立始封君廟則杞祭東樓宋祭微子以下亦皆元冕也

羣公不毛〈注〉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祖〈疏〉注不毛不純色○周禮地官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注毛之取純毛也明不毛為不純色也公羊禮說云祭祀之事先為清酒其次擇牲擇牲即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君召牛擇其毛而卜之也周禮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注毛之取純毛陽祀祭天于南郊及宗廟又云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注尨謂雜色不純也按今魯祭羣公於宗廟非外事可比何為而不純乎陽祀用騂牲此天子之禮魯諸侯也魯公尚不敢與文武同牲故以脊為差而羣公反可以用純乎故注謂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祖也孔沖遠於祭義謂犧純色天子牲也牲完也諸侯牲也於大雅謂不毛者不

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騂也祭義云擇
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沖遠之疏何首鼠兩端而自相矛盾
乎按通義云亦用純色但不擇取騂白若𪏳牲犆牲之屬皆
可也亦沿孔疏之誤○注所以降于尊祖○校勘記云盧文
弨曰于當作子按此本疏中作降子尊祖今按作于不辭作
子是也然則凡用牲廟各別牢故禮運疏引逸禮云毀廟之
昭共一牢穆共一牢也

魯祭周公何以爲盛注據牲異也疏釋文云盛粢盛也在器曰盛此盛統言之與下傳周公盛之盛少異

周公盛注盛者新穀疏○注盛者新穀孟子滕文
公云以供粢盛注盛稷也周禮載師不耕者祭無盛按說文
皿部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故在器卽謂之盛此蓋對下文
齍與粢言故解爲新穀亦以意言之非詁一盛爲新穀也周禮
廩人職云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注接讀爲一扱再祭之扱扱
以受舂人舂之大祭祀之穀藉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給小用盛燾亦卽接盛與

魯公燾注燾者冒也故上以新也疏釋文燾徒報反一本作檮音同○注燾者至新也○小爾雅廣詁燾覆也亦作
幬廣雅釋詁云幬覆也覆冒義同謂以覆乎上也按釋文云
一本檮疑幬之譌禮記中庸無不覆幬是也亦作燾方言燾
覆也又云燾戴也亦謂以舊穀戴新穀義之反覆相通者也
說文火部燾覆照也周禮司几筵云每敦一几注敦讀爲燾

褐也舊疏云正以纁詁爲褐若似周書纁以黃土之屬是也然則言周公盛者謂新穀滿其器言魯公纁者謂下故上新名半也

羣公廩（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祢祭之時序昭穆之差（疏）注廩者至連爾○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釋言廩廯也郭注或說云卽倉廩所未詳按釋文引舍人云廩少鮮也蓋鱻與鮮通廩有鮮義公羊文十三年傳羣公廩何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疏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希少之名此其證通義云廩者新陳相雜易溓于无陽鄭司農注讀如羣公溓之溓溓雜也卽讀從此傳文按鄭易注見詩采薇疏引溓廩聲相近此舊疏引鄭注易云廩讀如羣公廩之廩當是後人改竄鄭易本亦不作廩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注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疏廩謂全是故穀但在上少有新穀財得相連而已故謂之廩廩者稀少之名是以鄭注云讀如羣公廩之廩釋文公廩力甚反開成石經作廩詩采薇正義引易文言爲其慊于无陽鄭注慊讀如羣公溓之溓古書篆作立心與水相似讀者失之故作慊慊雜也或據詩正義所引鄭易注以校公羊疏謂傳羣公廩當作羣公溓按說文五下嗇愛嗇也从來从㐭㐭卽廩正字爾雅釋言廩廯也釋文引舍人注廩少鮮也釋名釋宮室云廩矜也寶物可矜惜者投之於其中也是廩爲鮮少

希貴之意公羊襄二十三年傳注云所傳聞之世見治始起
所聞世廩廩近升平治之漸也此廩字與羣公廩正同何云
廩廩近又云漸皆與財令相連之財字篆合可證廩字無誤
公羊有嚴顏二家本蓋何邵公所據顏氏本作羣公廩鄭康
成所據嚴氏本作羣公溓溓古讀如廉溓廉聲相近故文異
謙者雜也言新陳穀相和廩者鮮少僅有之意謂些些新穀
略與陳穀相粘而已故疏云財令但連注中半字當爲衍文
燾下故上新可言半廩而言半與燾混矣疏甚分明若徐疏
所引鄭云或郎羣合文言注以意竄改或鄭注他經傳另有
是語今鄭公之書多闕無可考矣讀書叢錄云爾雅釋文孫
炎曰麛賤穀鮮絜也舍人云廩少鮮也顚焰柔孫炎以鮮爲
絜舍人以鮮爲少本皆作廩鮮也郭意同於孫炎舍人故注
云或說云郎倉廩所未詳引其義求改其字亦當作鮮公羊
疏廩者俯少之名詩疏引郭易注作溓溓亦衍少之意與舍
八注合按諸說皆相近臧氏凡爲詳聽俞氏樾曰宗廟案盛
必無新故雜揉之理何解疑非也曰盛曰燾曰廩蓋別異其
在器之多寡耳盛者滿也素問脈要精微論上盛則氣高下
盛則氣服王注曰盛謂盛滿然則周公盛者謂滿其器也燾
者冒也覆也何氏訓燾爲冒疏謂燾詁爲覆若捐書燾以黃
士之類正得其義魯公燾者謂雜不滿其器然足覆冒之不
見廩也廩者少也爾雅釋言廩廱也廱字說文所無古本止
作鮮故釋文引舍人曰廩少鮮也是廩有少義此說亦曰廩

者希少之名是也羣公廉者謂不能滿其器並不能覆冒之故在器中見其少也廉古作溓周易文言傳鄭注曰溓讀如羣公溓之溓古書傳作立心與水相近然則羣公溓猶羣公慊也孟子公孫丑篇吾何慊乎哉趙注曰慊少也禮記大學篇正義曰慊不滿之貌是可得其義矣○注此謂至之差○舊疏云若以時祭烝食精鑿羣公之饌一○何至此故知正是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所以降于尊祖故也按禮者所以別同異諸侯之尊豈必於烝嘗斬其新穀蓋有所等差正所以尊祖也

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注）簡忽久不以時脩治至令壞敗故譏之言屋者重宗廟詳錄之以不務公室不月者知久不脩當蒙上月（疏）注簡忽至譏之○通義云壞知其積阤不脩者久矣穀梁傳太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脩也又曰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五行志中之上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近金沴木木動也先是冬釐公薨十六月乃作主後六月吉禘于太廟而致釐公春秋譏之經曰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家之大事於太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登釐公於愍公上逆祀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爲愍臣臣子

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
禮內爲貌不恭而狂外爲言不從而僭故是歲十二月不雨
至於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太室屋壞矣前堂曰大廟中
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
之祀也穀梁公羊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廟也周公稱太廟
魯公稱世室大事者祫祭也躋釐公者先禰而後祖也經義
雜記云漢志所載左氏說乃西漢儒解左傳之文足以補正
杜氏彼云强其亂國家之大事於太廟故言大事則書大事
者因以見譏今杜云大事禘也則似爲禘之常稱矣○注言
屋至錄之○通義云屋者當中霤上出重屋也魯有復廟重
檐亦夫子之制也蓋本五行志所載左氏說謂其上上重屋尊
高者也按明堂位曰復廟重檐注復廟重屋也謂上下重屋
也詳錄壞之所在爲重宗廟也明太廟非必全壞也○注以
不務公室○定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傳修舊不書
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注務勉也舊疏云不務公
室亦可施於久不脩亦可施於不務如公室之禮後辭也○
注不月至上月○校勘記出不月云鄂本同閩監毛本不誤
書舊疏云當蒙上月蒙上月者謂蒙上秋七月也月者久也彼久不
脩是以書月此亦久不脩故知當蒙上
月爾意謂据定二年傳書十月例此也

冬公如晉

衞侯會于沓疏左穀二家經會下有公字按行者是也此亦宜有如無公字傳注均宜有說繁露隨本消息云文公不事晉先齊侯潘卒一年文公如晉衞侯鄭伯皆不期來齊侯已卒諸侯果會晉大夫于新城所行從不足恃所事者不可不慎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謂此沓及下斐之會十四年新城之盟事也意謂魯不事晉至此始改事何氏無此意蓋齊趙經師異說也杜云沓地闕

狄侵衞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丑十二月無己丑十一月之十二日也然十四年始書公至自晉盟後卽書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斐則經月不得有誤己丑或乙丑之誤爾

還自晉疏左傳作公還自晉穀梁以爲還者事未畢也

鄭伯會公于斐疏釋文斐本又作棐按左傳穀梁傳並作棐杜范皆云棐鄭地按左氏襄三十一年鄭印段迋勞于棐林大事表云卽棐林宣元年諸侯會晉于斐林杜亦云鄭地滎陽苑林縣東南有林鄉今開封新鄭縣東二十五里林鄉城是其地也詳宣元年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衞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
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注〕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
文公前扈之盟不見序後能救鄭之難不遂王者之未上得
尊尊之義下得解患之恩一出三爲諸侯所榮故加錄於其
還時皆深善之〔疏〕注黨所至語也○校勘記云鄂本宋本閩
監本同毛本時誤是通義云左傳師乎師
乎何黨之乎集解黨所也彼亦齊人之歌則黨詁爲所信齊
語矣往所猶言往許往許猶言往時莊子曰物之黨來寄也
其義爲時來荀子曰怪星之黨見其義爲時見黨訓所轉訓
時也按史記注引服虔注黨正訓所即杜氏所本故曾子問
歸葬於女氏之黨謂女氏之所也禮父黨無容謂父所無容
也鄉射禮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謂侯所也齊策歸
于何黨矣謂歸於何所也經傳亦多以所代時昭三十一年
左傳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謂有時有名而不如無名也大
戴禮本命篇無所敢自遂也謂無時敢自遂也襄二十七年
左傳晉楚所以兵威遂謂時以兵威之也昭七年左傳從政
有所反之以取媚也謂有時反其道以取媚于民也昭三十
年左傳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謂有時助執紼也晏子節用篇

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所字亦作時字解公羊問答云越語夫上黨之國章昭注黨所也釋名上黨之所也在川上其所最高故日上黨也○注文公至見序○上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公失序也是也○注後能救鄭之難○上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是也○注不逆王者之求○上九年毛伯來求金是也○注上得至善之○上得尊尊之義即不逆王者之求也下得解患之患即救鄭之難是也一出三爲諸侯所衆即及晉侯盟鄭伯會公于斐衛侯會公于沓是也通義云前危之盟公失序今一出而衛鄭皆因公以請平于晉臣子之心喜其爲諸侯所尊衆故加善辭也按如繇辭云衛鄭皆不期深假無因公請平于晉之義請平事見左氏傳毛本於改丁非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終

子汝嵩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公羊義疏四十三　　句容陳立卓人著

文十四年盡十八年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注月者為臣子喜錄上事疏穀梁傳自晉事畢也○注月者至上事○桓十六年注致例時此月故解之為臣子喜錄上事見上文僖四年注凡公出滿三時月危公之久同書月義不同春秋無達例也

邾婁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婁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注不書葬者潘立儲嗣不明乍欲立舍乍欲立商人至使臨葬更相篡弒故絕其身明當更立其先君之次疏孔疏世家及世本是齊昭公也包氏慎言云五月書乙亥月之朔日○注不書至之次○葉鈔釋文

篡弒作篡殺音申志反下同按十行注疏本載音義亦作殺包氏愼言云絕其葬使不得入先君之兆也通義云不言葬者齊昭公者與詭諸同義按孔氏於晉侯詭諸卒下云不葬者里克弒先君命嗣與弒君同罪奚齊未踰年例不書葬責討賊之文不得見乃更移護未討不書葬之義於此明晉之臣子不爲奚齊討賊卽爲無恩於獻公故不繫臣子辭則亦以此不書葬爲責齊臣子不討弒舍之賊矣然魯子赤被弒文公書葬何以不責魯之臣子辨見僖九年按史記齊世家云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卽與衆十月卽墓上弒齊君而商人自立是爲懿公所謂臨葬更相篡弒也惟細按何義似以商人亦昭公子舍與商人儲嗣不明致成亂階與史記左傳皆不合何氏或有所本按世家又云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衞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爲昭公則昭公篡立或不書葬以示絕與晉惠公同與公羊何氏無此義姑存之以備一說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注）盟下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

（疏）六月書癸酉月之二十九日杜云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大事表云今商丘縣西南有新城亭水經注睢水篇睢水又逕新城北卽宋之新城亭也

春秋文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盟于新城者也方輿紀要新城在歸德府城南○按盟下至趙盾○襄十六年戊寅大夫盟傳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此注信在趙盾與彼信在義同舊疏云若如盟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以盟下日以起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者何彗星也〔注〕狀如彗〔疏〕史記天官書彗星三見正義謂文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入于北斗是孛卽彗也穀梁傳孛之爲言猶茀也○注狀如彗○禮記曲禮云國中以策彗卹勿注彗竹帚是卽彗也經傳止作彗釋名釋天云彗星光稍似彗也是也天官書記歲星一夫次云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星正義天彗者一名埽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長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如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光芒所及爲災變書又云天棓長四丈末兌天欃長四丈末兌天槍長數丈兩頭兌甚皆彗類故爾雅釋天云彗星爲欃槍開元占經引孫炎云欃槍妖星別名也是也占經又引尸子曰彗星爲欃槍見妖星占篇彗星占篇引荆州占曰歲星逆行過度宿者則生彗星一曰天棓二曰天槍三曰天欃四曰茀星此四者皆爲彗按茀卽孛星孛欃槍棓與彗同也管子

經東篇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尸之戰對言之異散則總名彗也其言入于北斗何〔注〕據大辰不言入又不言孛名〔疏〕注據大至孛名○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是大辰不言入也直言于大辰不言所入之星名也何者彼傳云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又曰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是大辰東方七宿皆謂之辰非七宿之常名也故此據以爲難也按注字字疑星之誤北斗有中也〔注〕中者魁中〔疏〕注中者魁中○穀梁傳其日入北斗何斗有環域也注據字于大辰及東方皆不言入此言入者明斗有規郭入其魁中也五行志下之下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又曰字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一曰魁爲齊晉升彗星較然在北斗中天之賊人顯矣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索隱引運斗樞云斗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類聚引又云合爲斗居陰布陽故稱北斗魁中猶言斗中也其第四星與何以書記異也〔注〕孛者邪亂之氣篲者埽故置新之象也北斗天之樞機玉衡七政所出是時桓文迹息王者不能統政自是之後齊晉並

爭衡楚更謀競行天子之事齊宋莒魯弒其君而立之應疏
注孛者邪亂之氣○五行志云董仲舒以爲孛者惡氣之所
生也謂之孛者言其孛孛有所妨蔽闇亂不明之貌也釋名
釋天云孛星之旁氣孛孛然也穀梁注引劉向曰弗星亂臣
之類○注彗星者至象也○昭十七年左傳申須曰彗所以
除舊布新也又二十六年傳齊晏子曰天之有彗也以除穢
也史記正義見則兵起除舊布新彗所指之處弱也○注北
斗至所出○書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疏引馬注日月
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
不自安觀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
重審己之事也初學記引運斗樞云五帝所行同道異位皆
衡斗樞機之分遵七政之紀九星之位史記注引文耀鉤云
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璇璣天官書云斗爲帝車運
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
緊于斗是爲天之機樞玉衡也七政者史記注引書大傳云
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人道正而萬
事順又引馬注書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
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
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
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侯異故名七政也與書傳
小異○注是時至之應○校勘記出王都不能統政云闕監

毛本同此本王作正皆誤鄂本作王者當據正左傳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穀梁莊引劉向曰北斗貴星人君之象也茀星亂臣之類言邪亂之臣將並弒其君五行下之下載此經引劉歆以爲北斗有環域四星入其中也斗天之三辰綱紀象也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至十六年宋人弒昭公十八年齊弒懿公宣公二年晉趙穿弒靈公又引董仲舒以爲北斗大國象後齊宋魯莒晉皆弒君劉向以爲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爲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類篡殺之表也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悟是後宋魯莒晉鄭陳六國咸弒其君齊再弒焉中國既亂夷狄並侵兵革從橫楚乘威席勝深入諸夏六侵伐一滅國觀兵周室晉外滅二國内敗王師又連三國之兵大敗齊師于塞追亡逐北東臨海水威陵京師武折大齊皆孛星炎之所及流至二十八年星傳又曰彗星入北斗有大戰其流入北斗中得名人不入失名人宋華元賢名大夫大棘之戰華元獲于鄭傳舉其效云云占經引感精符云孛賊入北斗中者大人國結謀伐天子又云星孛入北斗兵大起將有外以制權以兵爲政者取應大率相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漢建安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其後魏受禪晉隆安四年二月己丑有星孛入北斗魁至三台三月遂經太微帝座端門占曰彗星入北斗經

三台易主之象其後宋齊受禪又惠帝永興二年十月丁丑有星孛于北斗占曰璿璣更授天子出走又曰強國發兵諸侯爭權又曰星孛于斗王者疾病天下易政皆與文十四年同占故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此天下易之象也由是楚莊觀兵周疆敗晉師非所謂彊國發兵諸侯爭權與按齊晉並爭蓋指宣十七年晉衛伐齊成元年齊伐魯二年齊敗衛晉魯衛敗齊之屬吳楚更謀謂楚莊爭霸成七年吳伐郯爲吳伐中國之始齊宋莒魯事此年下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十七年宋弑杵臼十八年齊弑商人子卒莒弑庶其是也

公至自會 疏 莊六年注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蓋善得與晉及諸侯盟猶上書公至自晉及上年書還自晉義也

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克納 疏 左氏穀梁接作捷經義雜記云傳穀梁作捷賈景伯所見公羊穀梁皆作接僖三十二年鄭伯接卒左氏穀梁作鄭伯捷捷接二字古多通用

納者何入辭也 疏 九經古義云納當作內古文入作內按莊九年傳亦云納者何入辭也穀梁於僖二十五年傳云納者內弗受也蓋納兼二義

其言弗克納何 注 据言于邾婁與納頓

于于頓同俱入國得立辭【疏】注据言至立辭○即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也彼納頓于于頓為入國得立辭此言納接菑于邾婁與彼文正同宜亦得國今云弗克納故難之

大其弗克納也【注】克勝也鄭伯以勝為惡此弗勝故為大【疏】注克勝也○詩小雅小宛飲酒溫克傳克勝也禮記禮器云我戰則克注克勝也荀子大略篇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注克勝也○注鄭伯至為大○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是鄭伯以勝為惡也彼以勝為惡故此弗勝為大通義云不能納糾不言弗克納也知此言弗克者大之也先言納接菑于邾婁者致晉君之意也復言弗克納專郤缺之義也

何大乎其弗克納【注】据伐齊納子糾恥不能納【疏】注据伐至能納○莊九年公伐齊納糾傳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恥不能納也是其諱不克納故書伐以起之也然則弗克納者蓋可以克而弗克之辭也

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疏】穀梁傳是郤克也與此異左氏又以為趙盾陳樹華云下十五年至宣九年郤缺兩見穀梁作郤克乃傳寫之誤左傳亦云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

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注】沛有餘貌【疏】注沛

有餘貌○廣雅釋詁沛大也漢書五行志沛然自大楚辭九歌沛吾乘兮桂舟孟子梁惠王云沛然下雨音義沛字亦作霈初學記太平御覽俱引作霈莊嚴經音義引文字集畧云霈謂大雨也大雨即有餘意經傳釋詞若猶然也易乾九三夕惕若厲離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巽六二用史巫紛若義亦同也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獲且齊出也注出外孫也疏注出外孫也○穀梁傳注姊妹之子曰出公羊問答曰此即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女子子之子爲外孫也按爾雅出與外孫不同釋名曰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者也郭注爾雅引襄五年傳舅出也文此以出爲外孫者爲同爲嫁于異姓所出故也左傳成十三年云康公我之自出時已景公世自不必專屬姊妹子言矣儀禮喪服有外孫又僖五年注有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皆謂女子子也蓋凡姊妹子女子子皆可謂之出爲其出嫁後所出也子以其指注指手指疏注指手指○說文手部指手指也舊疏云子謂郤缺言子以手指指麾于邾婁令使納接菑也此說迂回乎以其指蓋欲令以指喻也喻義在下則接菑也四獲且也六注言俱不得天之正性疏注言俱至正性○毛本俱誤据公羊問答云其言俱不得天之正性何也曰莊子駢拇篇駢拇枝指而侈於德

附贅懸疣而侈於性釋文司馬云性人之本體也駢拇枝指附贅懸疣此四者各出於形性而非形性之正疏云舊云子以其指者言凡立子之法以其手指相似則接蓄猶人之四指擭凡猶人之六指皆異於人故曰俱不得天之正性也通義云謹案子稱郤缺也凡以手計數者屈四指伸小指則爲四偏屈五指還伸小指則爲六此軍中遙相語舉手小指以示郤缺言接蓄比之於指如計四數者然也擭且如計大數者然也其貸皆以小指喻指庶譬爾讀書叢錄云按疏以其手指相似則接蓄猶人之四指擭且猶人之六指右手將指逆左手言之則爲第六指離左手言之則爲第一指故下文云擭且也長按洪氏述回孔義較是然與何義俱不得天之正性不合故舊疏引舊說以四指六指者喻之也其舊疏云地正四生金于西方地六成水于北方皆非天數子以大國壓之也言此者喻皆庶子矣亦未是於以指何涉

〔注〕壓服也服郲斐使從命〔疏〕釋文壓於甲反服也校勘記云此當本作厭之何訓爲服不當加土○注壓服也○荀子正論云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注厭然順服貌禮既夕記稷條爲厭注厭伏也後漢書桓榮傳胡廣傳注亦云厭伏也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注〕設齊復興兵來納擭

且亦欲服郲斐使從命未知齊晉誰能使外孫有郲斐者〔疏〕

正以齊亦大國故也時晉霸中衰故邾婁人以理與勢並舉御之貴則皆貴矣〔注〕時邾婁再娶二子毋尊同體敵〔疏〕注時邾至體敵○左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是邾婁再娶也白虎通嫁娶篇必一娶何防淫泆也為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莊十九年傳云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注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故聘娣未往而死媵仍當往以示不再娶之義邾婁元妃卒後復娶于晉世諸侯不能如禮也獲且元妃所生則獲且適子之位已正晉人欲以庶尊嫡邾婁人不敢以嫡庶名分卻之故曰貴則皆貴也通義云皆六國外孫故言皆貴此對晉人為婉遜辭云爾是也舊疏云蓋皆是右媵之子或是左媵之子言非姪娣所生也非注義如左右媵則自有定序見隱元年注不得以長幼論也注明言再娶與左傳合非所謂左右媵也亦非以姪娣與二媵較貴賤也雖然獲且也長〔注〕既兩不得正性又皆貴雖當以年長故立之〔疏〕隱元年傳立子以貴不以長既皆貴故以長也邾婁君兩娶本失正不敢斥君之非故渾云兩不得正性其實獲且正捷菑不正也穀梁云獲且正也捷菑不正也注正適也是也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注〕如邾婁

人言義不可奪也故云爾疏校勘記出爾克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爾克誤倒穀梁傳曰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注非力不足義不可勝是也按邾婁人說辭以謝晉晉人藉義以自解故如邾婁人言而退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注大其不以己非奪人之是疏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易同人之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弗克而還可謂困矣困而反則君子善之故易稱吉又何譏焉趙匡曰此乃譏其不量力而勞師于爾聞義能止差可補過何足美之如其說則爻辭當云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也易爲繫之以吉者蓋有過則改聞義則從善之大者非徒无咎矣公羊之說誠得春秋微旨趙匡好駁先儒以其說不可通於易詩書之則云春秋之例不可通於他經妄之妄者也六經皆聖賢之語易爲不可通哉學者詳之按左傳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注云大其不以已非奪人之是也惟以爲宣子事爲異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疏通義云据傳言郤缺率師八百乘則非將卑師少文貶曷爲貶注据趙鞅納蒯聵不貶疏注据趙至不貶○即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是也彼疏云郤缺納不正貶稱人今趙鞅亦納不當得位之人而不貶正以納父罪不至貶也

是其義也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疏繁露王道云大夫不得廢置君又云觀於晉郤缺之伐邾婁知臣下作福之誅今本君下衍命字非也穀梁傳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縣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杜預取以說左氏按興師伐國皆所甚惡春秋何不概貶之稱人況納接菑事必受君命專責之帥帥無是理也曷為不與注據大其弗克納實與注弗克納是而文不與疏通義云弗克納者與之實也稱人者不與之文也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注不復發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傳者諸侯本有錫命征伐憂天下之道故明有亂義大夫不得專也接菑不繫邾婁者見挈于郤缺也不氏者本當言邾婁接菑見當國也疏注不復至道故○僖元年二年十四年救邢城楚丘諸侯城緣陵經皆實與文不與傳皆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子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此不發是傳故明云以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是諸侯得天子錫命即可專征伐且保伍連帥本有相救卹之道是諸侯憂天下

宜也與大夫不同故得發彼傳○注明有至專也○舊疏云言大夫若有專廢置君者卽是亂義故曰明有亂義大夫不得專也正由大夫不得專廢置故也○注接菑至缺也○舊疏云據僖二十五年納頓子繫頓也按接菑進退在郤缺故不繫以邾婁也郤缺之宜貶愈見左氏家劉炫云已云邾國又非邾君故不稱邾接菑也然則蒯聵亦云衛納時亦未得國何爲繫之衛與○注不氏至國也○舊疏云據宣十一年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皆言氏也僖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傳曷爲以國氏當國也注當國故先氏齊也此本當言邾婁接菑當國如齊小白例因本未得國而又見挈于郤缺與郞段亦異故去其國見義不得更氏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注已絕卒之者爲後齊脅魯歸其喪有恥故爲內諱使若何爲大夫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書甲申月之十二日通義云日者罪不若弒君重穀梁傳曰其地于外也○注已絕至大夫○上八年公孫敖奔莒春秋之例大夫出奔則絕其大夫公子慶父臧孫紇之屬是也則不得書卒今敖書卒故解之脅歸其喪卽下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是也穀梁傳曰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是亦爲內諱義也禮記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注

以不任大夫也疏致仕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故論語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是也是以春秋大夫有過被黜則不書卒以其卒時非大夫故也公孫敖出奔親被黜重矣當絕尤不當卒茲卒之故爲內諱文使若尚爲大夫也大夫去國得尚爲大夫者以臣子以義去者君有不絕其祿之事禮記曲禮云去國三世爵祿有列于朝白虎通引援神契云臣待放于郊君不絕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使得祭其宗廟是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注據弑其君之子奚齊也連名何之者弑成君未成君俱名問例所從也疏注據弑至齊也○即傳九年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傳弑未踰年君之號也亦弑未踰年君不言弑其君而引先君冠子上與此殊故據以難○注連名至從也○春秋之例弑成君未成君皆名成君名者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之屬是也未成君名則此及哀三年齊陳乞弑其君荼是也此若止問弑其君嫌僅問未踰年君何以稱其君故連名問之正以問例所從也據下傳意則從成君例矣已立之已殺之注商人本正當立

恐舍緣潘意爲害故先立而弑之疏通義云已已商人也已代舍立乎其位而實卽已手刃之與里克殺君之子而不自篡者異齊世家云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死陰交賢士附愛百姓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卽與衆弑舍自立是其事也然以商人爲昭公弟用左氏義○注商人至弑之○舊疏云正以弑舍不書日見不正遇禍則知商人本正明矣然則公羊以商人爲潘之適舍爲庶潘立舍立商人未定商人緣潘有廢立意故先立舍而害之也

成死者而賤生者也注惡商人懷詐無道故成舍之君號以賤商人之所爲不解名者言成君可知從成君不日者與卓子同疏繁露精華云春秋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皆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注惡商至所爲○正以已立之已殺之是懷詐無道也春秋貴信而賤詐故於商人凡賤之通義云後商人遭弑且爲責討則成之爲君不於此正其君臣之分則嫌商人有可立道故正名之成舍爲君而見商人賤爲賊也按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

弒也注舍不成君則殺者非弒也義亦同彼傳又云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注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平亂舍不宜立有不正之嫌商人專權有篡國之嫌故不書國氏明不以嫌相代是亦以舍立不正也已成舍爲君商人不以國氏其罪惡已見矣○注不解至子同○僖十年春晉里克弒其君卓子注云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也正以成君例書日此不日故與彼同通義云不日者弒未踰年君正例也然此已成舍爲君則不得同未踰年君例也不解名者僖九年注連名者上不書葬子某弒君名未明也彼意以恐人不知奚齊之名爲是先君未葬稱子某似若子般子野之屬爲若被弒之故稱名似若諸兒卓子之屬故將名連弒問之此不解稱舍之義以上言其君明從成君被弒之故也

宋子哀來奔

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疏九經古義云公羊主內娶之說故以子哀爲書字爲無聞隱二年注云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于竹帛故有所失也穀梁傳其曰子哀失之也疏引舊解云失之者謂其未達稱子之意與公羊無聞之義同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注)此問諸侯相執大夫所稱例(疏)穀梁傳注云單伯魯大夫按莊元年有單伯逆王姬十四年有單伯會伐宋此或其後與○注此問至稱例○事具下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執行人叔孫舍是也(疏)注以其至是也○見昭二十三年彼年正月叔孫舍如晉公羊無傳其爲銜奉國事至晉明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注)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惡各當歸其本(疏)即此及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是也其僖四年齊人執陳袁濤塗雖爲國事然辟軍之道其罪由濤塗自致也○注分別至其本○校勘記云浦鏜云當各字誤倒穀梁傳曰齊人執單伯私罪也所謂罪惡當各歸其本也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注)時子叔姬嫁當爲齊夫人使單伯送之(疏)校勘記出淫乎云唐石經諸本同毛本乎誤于穀梁傳曰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同罪也○注時子至送之○公羊與穀梁同穀梁疏云單伯是天子命大夫魯人遣送叔姬未至而與之淫左氏以叔

姬爲昭公妃單伯爲天子大夫爲魯請叔姬與公穀異

然則曷爲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注）據夫人婦姜繫公子遂（疏）注據夫至子遂○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

內辭也使若異罪然（注）深諱使若各自以他事見執者不書叔姬歸于齊者深諱以起道淫書單伯如齊者起送叔姬也齊稱人者順諱文使若非伯討（疏）注深諱至執者○穀梁疏云王則闇於取人之術魯則失於遣使之宜故經不書叔姬歸于齊再舉齊執之文者使若異罪然所以爲諱也按內辭者爲內諱辭也魯不能教正其女致令淫泆故深爲諱○注不書至道淫○舊疏云欲決隱二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之屬書歸也言深諱者正以子叔姬有罪故也言以起道淫者謂深諱不言其歸即是以起道淫之義何者若更爲小事見執何須諱其歸于齊今不言歸于齊而與單伯俱見執明其在道與單伯淫于歸事不罹醒矣或曰不書歸于齊者深諱其起道淫故也何者若言叔姬歸于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即有道淫之理也按或說亦通蓋正爲魯諱道淫何爲又起之與○注書單至姬也○不書叔姬歸于齊但書單伯如齊即書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則單伯送叔姬自見道淫亦可見

所謂徵而顯也○注齊稱至伯討○僖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單伯叔姬有罪嫌齊執爲伯討故稱人不以伯討與之順諱文也通義云內大夫執例無罪月有罪不月雖有罪猶稱人以執者內辭也不使伯討行乎我也孔說亦可從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注月者文公微弱大夫秉政宋亦薇於三世之黨三亂結盟故不與信辭不稱使者宋無大夫官舉者見宋亂也錄華孫者明惡二國非以月惡華孫也疏注月者至秉政○涖盟來盟皆時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是也此月故解之大夫秉政者舊疏云即公子遂是也○注宋三世亦至之黨○上八年傳云曷爲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謂慈父王臣處臼也彼注云宋以內娶故威勢下流三世妃黨爭權相殺是爲人君之蔽也○注三亂至信辭○校勘記云三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三作亡當据正此本三字剜改當本作亡舊疏云春秋之例凡莅盟來盟例皆書時欲見王者當以至信先于天下故也是以桓十四年注云時

以從內爲王義明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是也今而書月故言不與信辭耳○注不稱至大夫○舊疏云正決鄭伯使其弟語來盟之文矣宋無大夫者僖二十五年文七年八年皆云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官舉至孫也○通義云承上官舉而復加名氏者來接乎內錄之也按大夫之義例不官舉上八年書殺司馬司城來奔以官舉見宋之亂此亦官止官舉而詳錄華孫者正以見華孫無惡書月不書時專以起宋亂故不與信辭也穀梁注范泰亦以錄名以存善惟其解稱官爲異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何以不言來注據齊人來歸子叔姬疏注據齊至叔姬○下十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是也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注筍者竹箯一名編輿齊魯以此名之曰筍將送也爲叔姬淫惡魯類故取其戶道編輿中傳送而來脅魯令受之故諱不言來起其來有恥

不可言來也不月者不以恩錄與子叔姬異疏校勘記云膂我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我誤物○注荀者至曰荀○校勘記出以此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蜀大字本此作北漢制考同當据正按紹熙本亦作北九經古義云史記張陳列傳上使泄公持節問筫高箯輿前服虔曰箯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韋昭音如頻反云如今輿牀人輿以行郭璞三倉解詁云箯轝土器音部典反按服虔云如今峻峻即筍也同物同音小顏云形如今之食輿師古唐人豈識漢時箯輿諸說雖服子慎與何邵公合益目擊之與耳食異也今按釋文云筍音峻與服義合又引韋昭音如頻反通志本無反字是也說文竹部箯竹輿也峻與筍箯古音通段氏玉裁注云公羊史記說文輿皆去聲亦作轝作槩又車部輂大車駕馬者也段又云按左氏傳陳畚梮梮者土轝漢五行志作畚是梮乃輂之或字也史記河渠書山行即橋一作檋夏本紀正作檋漢書溝洫志作山行則梮韋昭曰梮木器如今轝牀人舉以行也然則梮轝之制四方如車之輿故曰轝或作轝或駕馬或人舉皆宜用之徙土則謂之上輿即公羊之筍左氏之箯輿也用之舁人則謂之橋橋即漢書輿轎而越嶺之轎字也禮經輁軸即輂字之異者注云輁狀如長牀是也然則筍狀如輂但以竹為之或馬引或人舉未可知耳通義云筍未詳舊云取其尸置編輿中敖死已閱八月豈得尸猶可致此

明事之不然古者柳車上飾以竹爲池容得有筍名即左氏所謂飾棺置諸堂阜者與劉氏寶楠愈愚錄云史記張耳傳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韋昭曰輿如今輿牀人舁以行韋注輿上當有箯字說文云箯竹輿也是筍亦輿牀其制雖有竹木之異而爲今之轎無疑也从木則爲梮爲楊从竹則爲筍爲箯也漢書嚴助傳乘輿而隃領服虔曰轎音橋梁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轎音旗廟反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是以轎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如師古說是轎爲輿牀即今之肩輿也梮即輿牀今山行亦用之其制如肩輿而稍短故韋以爲如今輿輿牀也輂梮音近故本紀作欙欙作橋亦是叚音之字橋與轎同南齊書薛淵傳淵從駕乘虜橋先是敕羌虜橋不得入爲有司所奏免官見原虜橋即虜轎此古稱之僅存者今按作梮作欙作橋音義展轉相通謂如今之肩輿或竹或木或有帷無帷其制率相似唯此傳筍不得以肩輿目之無論效死已數月即甫死之尸亦無載以肩輿之禮當如史記注服韋郭三家之說或如棋牀若長牀人舁以行者筍字从竹當以竹爲之或兼用木非生人所用之具也惠孔二家說近是俞氏樾曰公孫敖之死至此已閱八月豈其尸猶可置之牖輿中何解非也今按筍者以横木縣其板使人舁之也其名蓋起於筍虡之筍攷工記梓人爲筍虡鄭注樂器所縣横曰

筍從曰虡凡事理之相近者名即相通橫木以縣鐘鼓謂之筍故橫木以縣栒亦謂之筍試比類以求之牀前橫木謂之杠說文木部杠牀前橫木也而橫木以渡水亦謂之杠孟子離婁篇十一月徒杠成是也車前橫木以謂之扃宣十二年左傳服注扃車前橫木也而橫木舉鼎亦謂之扃士冠禮設扃鼏是也皆其例矣釋文筍音峻史記張陳列傳上使泄公持節問貫高傰輿前服曰傰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陸氏音筍爲峻蓋本服氏之說夫傰輿不妨亦有筍名然敖死已久而猶得於傰輿尸傳致其尸焉○無是埋釋名釋樂器曰筍峻也是筍虡之筍亦可讀如峻矣○注將送也○爾雅釋言文詩邶風燕燕云遠于將之箋云將亦送也○注爲叔至來也○禮記曲禮云在牀曰尸注尸陳也言形體在白虎通崩薨篇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是也按放死已閱八月誠如孔氏所說豈得尸猶可致蓋尸柩古通名左傳隱元年云贈死不及尸杜云尸未葬之通稱蓋即取敖柩道編輿中傳送而來也脅魯令受故諱不言來通義云本送柩于竟上迫魯使受非得使來故不言來猶言歸公孫敖之喪若以禮歸之爲辭爾是也○注不月至姬異○下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書月此不月故解之正以秉歸之例無罪者月叔姬雖有罪推閔之意猶恩錄之與無罪等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注〕是後楚人滅庸宋人弒

其君處臼齊人弒其君商人宣公弒子赤莒弒其君庶其〔疏〕注是後至庶其○舊疏云楚人滅庸即下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也宋人弒其君處臼見下十六年冬宋人弒其君商人見下十八年夏五月宣公弒子赤十八年冬齊人弒其子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莒弒其君庶其在下十八年冬漢書五行志云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宋齊莒晉鄭八年之間五君殺死楚滅舒蓼劉歆以爲四月二日魯衞分包氏愼言云六月書辛丑朔日有食之據歷辛丑六月之二日非朔也言同劉歆說也

單伯至自齊〔注〕大夫不致此致者喜患禍解也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疏〕注大夫至解也○舊疏云正以內大夫出聘例書至故也○注不省至至至也○舊疏云正以昭十四年春隱如至自晉彼是被執而歸省去氏今單伯存氏故解之包氏愼言云絕者謂絕不使爲大夫諸侯不得專殺大夫但得放棄之賜玦不反也故云使若異單伯至單伯淫而絕則叔術之妻嫂稱國論其絕也必矣公羊以其讓國之功除其前之淫罪蓋論人君與士大夫異科君與國爲體有功于國其餘小過則略之故齊桓

之姊妹不嫁晉文之納懷嬴春秋皆不之責焉以其拯生民之功大也叔術妻嫂之罪宜絕而其見幾能作舉國授之而夏父免數世爭篡之禍以隱桓之事衡之則術之當幾立賢而不受辱其智爲不可及矣故春秋卽其絕于邾婁者通其子孫於天下功罪並見言如叔術者乃可免於誅其子孫乃可不以先人爲辭耳聖人目觀時變舉一叔術爲鑑非惡叔術也以爲如此而不免於誅則誅之不勝誅矣解詁箋云命大夫故不名去單言伯則不辭通義云莊元年之單伯未見錄卒則此仍是一人與桓十五年家父上距幽王之世家父作誦年數亦略相等古人多壽考以詩證此可無疑也自後遂不錄卒者蓋以道淫罪重故也按家父之是否一人亦未可定計莊元年至此八十三年故莊元年已能奉使逆王姬亦須二十而冠後則應一百餘矣至此尚在而能如齊且道淫叔姬此必無之理其非一人可知其書單伯至自齊應仍是順諱文使若單伯以他事如齊今未歸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疏 包氏愼言云六月乂書戊申月之九日也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 注 據甲寅齊人伐衛日伐也 疏 莊十年傳云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此人而言伐故弟子據而爲難通義云晉強而蔡

無備至日卽入其國也○注據甲至伐也○注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辰齊人伐衛是日伐也至之日也〔注〕嫌至日伐不至日入故曰入也主書與甲寅同義〔疏〕通義云不日則至日入意未顯○注嫌至至入也○正以若不書日在入蔡上嫌至日伐不至日入也○注主書至同義○卽彼傳云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注用兵之道當先至竟侵責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使以今日伐之故日以起其暴也此與甲寅同義蓋亦以御鈌今日至便以今日入故書日以起其暴也校勘記出故曰入也云鄂本同蓋誤閩監毛本作日穀梁疏以伐入兩舉爲伐而不及入日非

秋齊人侵我西鄙〔疏〕左傳本無秋字者脫文也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齊人上有秋字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注〕不序不日者順上諱文使若扈之盟都不可得而知〔疏〕注不序至而知○上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文公爲諸侯所賤薄不見序故

誅諱爲不可知之辭不日者順諱爲善文也然則此若序若日則七年之諱見而恥著故仍順上諱文不日不序作爲不可得知之辭也通義云諸侯不序者爲前扈之盟故也春秋有錄內而略外無略內而錄外公會猶不序公不會而序則傎矣不日者明不序意非以諸侯不信而略之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其言來何（注）据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不言來（疏）注齊人至言來○見上

閔之也（注）閔傷其棄絕來歸（疏）通義云故猶從大歸曰來歸之文但繫齊人爲別異耳無罪痛之曰隱有罪痛之曰閔

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注）孔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所以崇父子之親也言齊人不以棄歸爲文者令與敖同文相發明叔姬于文公爲姊妹言父母者時文公母在明孝子當申母恩也月者閔錄之從無罪例（疏）穀梁傳曰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

欲其免也注凱曰書來歸是見出之辭有罪之人猶與貴稱書之曰子者蓋父母之恩欲免罪也以彼傳云其曰子叔姬貴之也故也○注孔子至親也○見論語子路篇白虎通五行云父爲子隱何法法木迷金也鹽鐵論周秦篇云父母之於子雖有罪且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按今律有親屬相爲容隱條凡同居若大功以上親有罪相爲容隱皆勿論亦此義也春秋決事云春秋之義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甲宜匿乙是也舊疏即言來以閔之是也○注言齊至發明○校勘記出令與云鄂本宋本閔本同監毛本令作今舊疏云若以棄歸爲文即言子叔姬來歸不言齊人即宣十六年鄭伯姬來歸之文是今言齊人來歸故謂之同文也言相發明者言放爲齊所惡而來歸之亽此亦爲齊人所歸之故曰相發明耳按公孫敖言歸于叔姬言來歸而曰同文者書來與否內錄辭其爲齊人歸者同也知亦爲齊人所惡故相發明也○注叔姬至恩也○上四年始逆婦姜于齊知不得有女出適故以爲文公姊妹下十六年夫人姜氏薨十七年葬我小君聖姜傳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是時文公母在也通義云子叔姬文公母妹而以父母言之者爲內明義孝子當繫父母意恩閔之也爲人子者迻於春秋則能以父母之心愛其昆弟姊妹而友弟之道行乎天下矣○注月者至罪例○舊疏云正以棄歸之例有罪者時宣十六年秋鄭伯姬來歸是也無罪者月成五年春王

正月杞叔姬來歸之屬是也通義云凡來歸無罪時有罪月子叔姬有罪矣而猶若不欲其服罪者春秋有以義治有以恩治恩不本義私恩也義不本恩亦非公義也雖有法度不足以一天下天下惟情出於一故義者必因人之情而爲之制君臣以義合者也然而曾子曰孝子善事君子思子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良以父子天性猶不致其愛朋友等夷猶不得其睦將於君乎何有故春秋葬原仲無譏而子叔姬之罪不盡其辭焉蓋於季子見朋友之至於子叔姬見叔弟之至按孔氏之論甚洽惟以有罪月無罪日與注反不若仍從注義鄭伯姬杞叔姬事皆無考罪之有無原無自知然此經既恩閔之固宜從無罪例則書月爲無罪也蓋有罪之時無罪月卽以詳略分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者何恢郭也【注】恢大也郭城外大郭【疏】注恢大也○說文心部恢大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恢大也又引蒼頡篇恢亦大也楚辭守志云配稷契分恢唐功注恢大也亦作㺜廣雅釋詁云㺜大也是也○注郭城外大郭○管子度地篇城外爲之郭釋名釋宮室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意林引風俗通云郭大也又華嚴經音義引風俗通云郭之爲言廓玉篇引白虎通云郭之爲言廓也大也詩大雅皇矣增其式廓釋文本作郭爾雅釋

詁廓大也沈氏彤周官祿田考云王城郭之所占幾何曰匠人營國方九里爲井八十一爲夫七百二十九逸周書作雒篇城方千六百二十丈按百八十丈爲一里其丈數易里數正相符郛之大者爲郛作雒篇曰郛方七十里則爲井四千九百爲夫四萬四千一百其下云南繫洛水北因郟山則郛大小蓋因地勢異乎城之有定數也出王之城遞推之公城方七里侯伯城方五里子男一城方三里三公之都視諸男城亦加之當爲井九爲夫八十一以差而下卿之城當方一里旁各加五分里之二爲井三爲夫二十七強大夫之城當方一里爲井一爲夫九也祭仲之論都城云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蓋折內外通行之郭所占皆無考以孟子國策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推之則郭之夫數當四倍于城也

疏入郛書乎曰不書疏舊疏云按諸舊本此傳之下悉皆無注有注云圍不言入入郛是也者衍字耳通義云傳言楚子勝乎皇門經但書圍鄭是也若旁徵左傳則襄五年鄭伐宋入其郛襄元年晉伐鄭入其郛經皆不書是也

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注諱使若爲同姓見入郛故動懼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注齊侵魯實爲于叔姬故動懼失操云爾鄉者不去幾亦入我郛故

舉入邾以起魯恥且明兵之所鄉苟得其罪則莫敢不懼（疏）通義云我數被齊兵闘其入曹邾恐懼震動故書以見文公微弱甚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其言弗及盟何（注）據序上會也連盟何者嫌據盟（疏）注據序至據盟○舊疏云據序上會何得弗及盟乎是以問之嫌據盟者嫌直據盟問之通義云據鄭伯言逃歸不盟按與彼不相比附無爲據之也不見與盟也（注）與齊期盟爲叔姬故中見簡賤不見與盟侮辱有恥故諱使若行父會而去齊侯不及得與盟故言齊侯弗及亦所以起齊侯不肯（疏）注與齊至與盟○舊疏云使若行父會齊侯于陽穀訖卽棄之而去齊侯不及盟傳言不見與盟必爲中見簡賤受侮有恥故經諱其辭也○注亦所至不肯○舊疏云若直言不及盟文體已具足見不得盟矣而更言齊侯不及何欲道是時不肯盟者是齊侯也若直言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不及盟不妨行父不及無以見齊侯不肯矣按左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

間是亦以齊侯不肯也但不以爲爲子叔姬耳

通義云齊侯不肯盟也弗及者言齊弗汲汲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注視朔說在六年不舉不朝廟者禮月終于廟先受朝政乃朝明王敬尊也朝廟禮也故以不視朔爲重常以朔者始重也疏注視朔說在六年○上六年注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是也○注不舉至爲重○校勘記出于廟先受朝政云鄂本朝作朔此誤又出朝廟禮也云鄂本禮作私此誤因形相近也閩監毛本改作禮又出故以不視朔云鄂本作故不以非是上六年云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此不舉不朝廟故解之視朔重於朝廟舉以該輕也明皆不舉也○注常以至重也○校勘記云諸本同誤倒鄂本作重始當據正此本疏標起訖云注常以至始也則本作重始舊疏云言十二月之政令所以不在年初一受之而已必以月之朔日受之者重月之始故也

公曷爲四不視朔注據無事也疏注據無事也○正以此經上下俱無朝覲會盟征伐之事故也公有疾也注以不諱舉公如有疾公有疾乃復舉公是

也〈疏〉左傳亦云公四不視朔疾也○注以不至有疾○校勘記出如有疾云鄂本如作知此誤按穀梁傳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則不視朔大惡也春秋宜爲諱今不諱舉公故知有疾也明猶可原也○注公有至是也○昭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是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注〉據有疾無惡也〈疏〉注據有至惡也○傳疏云即昭二十三年傳云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者是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注〉有疾無惡不當書又不言有疾者欲起公自是無疾不視朔也〈疏〉傳疏云即鄭氏云僖至文公四不視朔視朔之禮已後遂廢者正取此書也○注有疾至朔也○通義云自二月朔不視朔凡歷四朔至是書者四月以前本爲有疾五月朔疾已愈矣故特言之以起無疾不視朔之始又引胡康侯曰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穀梁注亦云是後視朔之禮遂廢故子貢欲去其羊江氏永鄉黨圖考云自文後視朔之禮亦非盡廢或行或否故至定哀時有司猶不敢去其羊但不行之日爲多故子貢欲去之襄二十九年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傳云釋不朝正于廟也則此時公若在國猶朝正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

言也無疾不可言也注言無疾大惡不可言也是後公不復視朔政事委任公子遂疏注言無至言也○通義云內大惡不可言故雖譏始猶不顯言公始不視朔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疏左氏作郪丘穀梁作師丘郪犀師古音義通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正本作犀丘故賈氏云公羊曰菑丘穀梁曰師丘今左氏經作郪字經義雜記曰釋文作犀丘穀梁音義亦云公羊作犀丘則唐以來本不作菑字矣公羊疏唐以前人為之所據皆晉宋古書故猶見正本與賈景伯合也水經注潁水篇細水又東南逕宋縣故城北縣所謂郪丘者也秦伐魏取郪丘謂是邑矣杜云郪丘齊地大事表云當在今泰安府東阿縣境說文邑部郪新郪汝南縣前漢志同續漢志汝南郡宋公國周名郪丘漢改為新郪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於此段氏玉裁云魏世家安釐王十一年秦拔我郪丘是其地今安徽潁州府城八里有城故新郪城也方輿紀要新郪城在潁州東八里有土阜屹然高大謂之郪城按公子遂會齊侯之地當从杜說顧氏棟高本之故公羊正本作菑丘也後人見左氏作郪丘因以汝南地當之彼別一地也穀梁作師者漢書匈奴傳黃金犀比趙策作師比

葢菑犀鄭師無一定也包氏慎言云六月書戊辰月之六日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疏〕包氏慎言云八月書辛未月之十日

毀泉臺

泉臺者何郎臺也〔注〕莊公所築臺于郎以譏臨民之漱浣〔疏〕注莊公至漱浣○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是也注意以于郎譏臨民之漱浣此曰泉臺應是一地郎臺則曷爲謂之泉臺未成爲郎臺〔注〕未成時但以地名之〔疏〕謂莊三十一年稱築臺于郎也既成爲泉臺〔注〕既成更以所置名之〔疏〕謂此名泉臺故也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疏〕通義云各有譏義故築毀兩書自非兩譏即見者不復見也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注〕但當勿居令自毀壞不當故毀暴揚先祖之惡也築毀譏同知例皆時〔疏〕穀梁傳曰自古爲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注但當至惡也○

後漢書楊終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以其無妨害於民也不若何氏義切

○注築毀至皆時○舊疏云知例皆時者正以此經文承月下恐蒙月故加此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疏水經注江水篇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江州縣故巴子之都也春秋桓九年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是也杜云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大事表云今湖廣鄖陽府竹山縣東四十里有上庸故城爲庸國地當四川陝西湖廣三省之交界說文邑部鄘南夷國段注牧誓有庸蜀二志漢中郡皆有上庸縣今湖北鄖陽府竹山縣東四十里有故上庸城尚書庸地在漢水之南南至江尚遠僞孔傳云在江南非也按僖二年傳曷爲使虞首惡注據楚人巴人滅庸不使巴首惡然則此楚秦之滅庸蓋巴人道之與虞同矣此無傳何氏當別有所見也左傳亦不見巴首惡事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處臼疏左氏穀梁作杵臼史記宋世家亦作杵臼公羊此及僖十二年陳侯名亦作處臼杵正字處叚借也

弒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疏稱名氏者隱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桓二

年宋華督弑其君與夷之屬是也不稱名氏者 大夫弑君稱
此及下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之屬是也
名氏賤者窮諸人注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疏注賤者至稱人
○繁露順命云無名姓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又
云其卑至賤冥冥其無下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宋人弑其
君杵臼杵臼者宋昭公弑昭公者乃其君祖母王姬使帥甸
攻而殺之古乘輿甸通周禮稍人掌丘乘之政師田帥甸猶帥乘
是時昭公田孟諸故襄夫人使稍人帥乘攻而殺之乃下士
謂之賤可以君祖母之尊又王姬之貴號令於其國國人莫
敢不從謂之賤不可也自古婦人不與國政婦人而與國政
未有不亡國敗家者也宋平公殺其子可直斥宋公襄夫人
殺其孫不可直斥君祖母則名不正言不順辭窮故稱人以
賤之以君祖母王姬之尊且貴而與賤者同辭此春秋之特
筆後世君母臨朝擅廢置其君者當以春秋爲鑒焉按窮者
極也大夫弑君其賤係於降稱人人者士之正稱若閽弑吳
子餘祭盜殺蔡侯申則又不在大夫士之科矣繁露 大夫相
又云皆絶骨肉之屬離人倫謂之閽盜而已是也
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注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
別死刑有輕重也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無營上

氾軍法者斬要殺人者刎脰故重者錄輕者略也不日者因要略賤之

〔疏〕閩監毛本於此下有注云賤者窮諸人者言士先自稱人今弒君亦稱人故曰窮諸人矣云賤者窮諸盜者言士之賤名不過于盜故也共四十二字在降大夫使稱人之上鄂本注無之係疏文誤入十行本繫此四十二字於上毀泉臺傳疏解下亦誤詩小雅巧言云君子信盜箋云盜謂小人也春秋傳曰賤者窮諸盜正義傳言窮者盡也弒君則盡於稱人殺大夫則盡於稱盜言盡此以下更無稱也〇注降大至重也〇注意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則降同士稱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則降同士稱盜也以大夫已降稱人故士降稱盜也〇注無尊至刎脰〇校勘記出刎脰云鄂本同閩監毛本脰改頭按釋文作頭云如字本又作脰音豆九經古義云無尊上漢律所云罔上不道也非聖人漢律所云非聖無法也不孝者商書曰刑三百罪莫大於不孝見呂覽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風俗通曰賊之大者有惡逆焉決斷不違時見赦不免又有不孝之罪並編十惡之條斬首梟之者梟當作県玉篇云賈侍中說県謂斷首倒縣也野王謂縣首於木竿頭以肆大辠秦刑也云無營上犯軍法者陳羣新律序云廐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胡建案軍法曰正法屬

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云殺人刎頭者高
祖約法三章所謂殺人者刑焉何氏所據皆本漢律漢律已
亡舉其大略如此耳公羊問答問此何代之法也曰說文梟
不孝鳥也故日至捕梟磔之从梟頭在木上梟首義取此左
傳叔孫昭子殺豎牛投其首於甯風棘上梟首懸膓於此後
世如漢王入關梟故塞王欣頭於櫟陽市是也五行志曰相
人斬垣平以望氣得幸於上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夏
四月郊見上帝歲餘懽誅謀為逆發覺要斬夷三族高祖本
紀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博雅刎斷也一切經音義
自刎注引公羊傳云公逐刎脰而死何休曰刎割也何氏所
據皆戰國以來秦漢之法非先王之儀制也解詁箋曰傳有
誅絕之例易有焚如之梟周官有掌之之制此所謂死刑有
輕重也梟首斬要秦法耳按易離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
如棄如說文引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
又云去不順忽出也或从㐬倒古文子即易突字考㐬正梟
首之象與不孝者斬梟合漢書匈奴傳云王莽作焚如之刑
則又依周禮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而作此刑者也○注故
重至略也○會疏云謂大夫弒君罪重故備名氏責之深若
大夫相殺罪輕于犯君故降稱盜者義之輕重然也義或然
也○注不日至賤之○通義云不日者從失德之君不日卒
例也按內娶亦失德之一
也義與上七年王臣卒同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疏通義云討弒君不月者無功不得從義兵錄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聖姜

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書癸亥月之五日聖姜二傳作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癸未月之二十六日

諸侯會于扈疏通義云復不序者為前扈盟公失序故移文之為不序按穀梁傳范云言諸侯者義與上十五年同

秋公至自穀疏通義云穀內地前所取諸齊者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按此後齊未來伐明得意也

冬公子遂如齊疏校勘記出公子遂如齊云唐石經鄂本上有冬字此脫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丁丑月之二十四日

穀梁傳云臺下非正也

秦伯罃卒〔注〕秦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賢〔疏〕通義本作罃音義罃舊同左氏經作罃茲從昭公五年注校改○注秦穆至其賢○舊疏云正以秦是戎狄春秋外之往前以來未錄其卒今乃始書故以賢解之而左氏為康公者與此別穀梁無解通義云秦康公也至是卒猶不葬者春秋伯子男為一故從小國例也賢穆公未見卒者及康公之世始有恩禮于內得恩錄之按如傳義則使遂來聘之秦伯仍是穆公孔氏据左氏改公羊可以不必解詁箋云秦穆公子康公也至此卒者因穆公之賢且此接內也考左氏及太史公紀表書皆以穆公卒於魯文公六年春秋終穆公世未嘗接魯文九年歸襚十二年使遂來聘皆康公也傳以為賢繆公能變追其先言之猶吳子使札踐賢季子皆從接內見也繆公之卒反不得如滕侯卒之例先書於經者詩刺繆公以人從死未能盡變其俗不可為典且嫌於僅以康公接內錄能變之賢反不著也何君失經傳矣按劉說非是賢繆公能變何為賢於康公之世不得援善善及子孫為說吳札自以賢札上推吳子所謂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與此亦不相比附滕侯以先朝新王得褒亦不

得引以爲例秦俗用人殉葬延及始皇猶未變革何知康公能變其俗況康公如賢自宜不從亂命乃以康公之失近削繆公之卒殊失經旨要之說公羊止可以公羊爲主公羊既以善變美秦伯則以十二年之秦伯仍穆公明甚不必牽合左氏史記爲調人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注商人弒君賊復見者與大夫異齊人已君事之殺之宜當坐弒君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戊戌月之十六日適義云謹案左傳弒之者公僕邴歜與其驂乘閻職是賤者稱人例也商人纂不去日處曰去日者商人罪已前見宋昭無道未有見也又纂明當葬知不葬懿公者亦從不討賊例按孔說是也何云齊人以君事之當坐弒君故亦責臣子以不討賊也○注商人至弒君○校勘記云齊人已君事之殺之且當坐弒君閩監毛本同鄂本且作宜當據正䟽已作以且亦作宜古已以通宣六年晉趙盾衞孫免帥師侵陳傳趙盾弒君賊此其復見何注宋督鄭歸生齊崔杼弒其君後不復見今此商人於上十四年弒其君舍今而復見故解之正以春秋之義弒君之賊皆不復見以宜在誅絕之科商人自立爲君齊之臣民已君事君臣名分已定故今宜坐弒君之罪與齊人殺無知衞人殺州吁殊也且又見商人弒君舉國

不討書以責臣子也莊二十二年肆大省注不與念毋而譏忌省者本不事毋則已不當忌省猶爲商人責不討賊意亦譏商人弒君臣子宜討既覸然事之則宜成其爲君今而弒之當坐弒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疏包氏愼言云六月書癸酉月之二十二日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注不舉重者譏魯猥使二大夫出處國家慶政事重錄內也疏注不舉至內也○毛本二誤五舊疏云書事舉重春秋之常今而悉舉故解之穀梁傳曰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爲介故列而數之也者亦是古舉重之義也又云外大夫未有並見者於內唯有此經及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之文故知正是重錄內也正以出聘宜卿爲使大夫爲介今二卿並出虛國家廢政事以卿位大責重政事是出故也通義云遂謀弒赤而請于齊赤母本齊大夫女非正君甥故未見拒也使舉上客而不舉介獨此列數之者著得臣之黨于遂而與聞乎弒也與後不日卒相起其罪乃顯義各然也解詁箋云不舉重者著得臣之與聞乎弒也子赤齊出也故爲宣公如齊許賂非子赤使之也子赤弒而季孫行父如齊謀定宣公也遂主謀故于卒也去公子得臣與聞故于卒也去日以明自從分別輕重也行父不與聞故從日卒正文技行

父不討賊復如齊定宣公不得謂無罪春秋蓋以行
父雖爲非當國之臣政在公子遂故量力不責之與

冬十月子卒

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疏】通義云既葬不名 何以不日【注】據子般卒日【疏】注據子般卒日○即莊三十二年書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是也 隱之也【疏】繁露楚莊王篇子赤殺弗忍言日痛其禍也 何隱爾弒也【疏】釋文弒作殺音試下及注同今本亦誤作弒 弒則何以不日【注】據子般卒日【疏】注據子般卒日○以子般亦被弒而日故據以難 不忍言也【注】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疏】注所聞至般異○舊疏云注以子般爲所傳聞之世故也莊三十二年注殺不去日見隱者降子赤也繁露楚莊王云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與此注文相足隱元年注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於所傳聞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是所聞世恩深於所傳聞世故子般忍言其日而子赤不忍也通義云世近則恩益隆故隱之益深繁露又云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是也穀梁傳云子卒不日

故也穀梁不傳三世之義故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注)歸者大歸也夫死子殺賊人立無所歸留故去也有去道書者重絕不復反(疏)注歸者大歸也○左傳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詩邶風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箋云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其事與哀姜大同亦夫死子弒賊人立時州吁未討也以大歸衛有時而反此即歸不復來故謂之大歸莊二十七年傳大歸曰來歸是也彼爲內女設例故有來也○注夫死至去也○鄭本殺作弒紹熙本同當據正史記魯世家云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俀俀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俀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左傳亦云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穀梁傳夫人姜氏歸于齊惡宣公也注姜氏子赤之母其子被殺故大歸也又曰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注引泰曰直書姜氏之

歸則宣公罪惡不貶而自見此注云賊人立無所歸留明宣公不能事也○注有去至復反○舊疏云正以常事不書故也按莊二十七年大歸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哀姜不在七棄之科然夫死從子子弒賊立義無可從故有去道也書者重其事也御覽引春秋決事云甲夫乙將船會海盛風船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法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爲人妻當弃市議曰臣愚以爲春秋之義言夫人歸于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爲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之心非私爲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不當坐按董生特以夫人姜氏可以如齊以例夫死無子者可以更嫁非謂夫人姜氏更嫁也婦人無專制故今律凡婚娶有違者皆罪坐主昏也解詁箋云不日者無與別有罪無罪

季孫行父如齊〔疏〕春秋說云子卒季孫行父如齊明弒子赤者非獨襄仲行父亦與聞焉襄仲欲立宣公叔仲不可不可者獨叔仲一人耳故身死而名不顯季孫行父魯之正卿也亦如叔仲以爲不可則子赤焉得弒宣公焉得立及襄仲死宣公薨行父有憾於歸父乃以殺適立庶歸罪襄仲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則行父當時既知其情兼與其事明矣按惠說是也蓋此亦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者與

莒弒其君庶其

稱國以弒何【注】据莒人弒其君密州【疏】注据莒至密州○卽襄三十一年莒人弒其君密州是也

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注】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疏】注一人至絕也○左傳載釋例引劉賈許穎以為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弒君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弒按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失衆當絕惡及國朝不知何指若以為惡及卿大夫則稱國以見君罪非春秋尊尊之旨也穀梁傳注傳例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是也疏引舊解稱國者謂惡及國人并惡及卿夫夫稱人者謂失心於民庶也乃涉於賈逵之說○注例皆至之也○通義云所當蒙上月其不日者從小國始見卒例舊疏云謂失衆而稱國以弒者皆書時以略之卽定三十年冬薛弒其君比之屬是也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弒其君僚者亦是稱國而書月者彼非失衆是以何氏云不書闔閭弒其君者為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弒讓國闔閭欲共享之故為沒其罪也月者非失衆見弒故不略之者是也按何義甚明不必如孔說

皇淸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一終

子汝蕃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